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52  
5 February 1986  
CHINESE

第二六五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2月5日星期三，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阿杜基先生	(刚果)
成员国：澳大利亚	伍尔科特先生
保加利亚	茨韦特科夫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法国	德克默拉里亚先生
加纳	格贝霍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泰国	甲盛讪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穆罕默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阿里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伯恩小姐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1点35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南部非洲的局势

1986年1月29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770)

主席：我想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南非、苏丹、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等国代表的信件，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但无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在主席的邀请下，库阿西先生（多哥）在安理会议席就坐；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多斯桑多斯先生（莫桑比克）、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冯希尔恩丁先生（南非）、比里多先生（苏丹）、卓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恩戈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了1986年2月4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来信，信的内容如下：

“我有幸请求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参加安理会对题为‘南部非洲局势’项目的审议。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将派由主席和付主席组成的代表团出席。”

安全理事会过去曾邀请同其议程事项有关的联合国其它机构的代表。根据在这项上过去的作法，我建议，安理会按照议事规则第39条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以及该理事会代表团发出邀请。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以及该理事会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邀请，亚内先生（博茨瓦纳）（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我要告知安理会各位成员，我收到刚果、加纳和马达加斯加各国代表1986年2月5日的信，信中写道：

“我们签名者作为安理会成员谨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南非非洲国民大会总代表鲁姆扎纳先生参加对“南部非洲局势”项目的审议。

该信函将作为第S/17793号文件分发。

如果没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决定根据其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鲁姆扎纳先生发出邀请。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到时我将会请鲁姆扎纳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今天是应1986年1月29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7770）而举行会议的。

第一位发言的是多哥代表，我请他发言。

库阿西先生（多哥）：主席先生，你的人道主义品格、严谨和技巧能够保证本月安理会工作的活力、有效性和成功。我们相信，你第一次的尝试就会是很出色的。正是以这些反映崇高信任的简单言语，你的区域集团——非洲国家集团通过我欢迎你担任联合国最赋名望机构的主席。我祝贺你。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李鹿野先生阁下表示敬意，他以十分干练负责的方式主持了1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我还必须要说的是，我们国家集团对于你在召开安理会再次审议南部非洲问题时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满意和感激。我们相信，在你主持下，安理会将针对目前南部非洲的局势采取有效而适当的措施。

我还要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其他成员友好地邀请我参加安理会对南部非洲局势的审议，并作为目前非洲国家集团主席在联合国发言。

南部非洲的局势是本次安理会的主题，该局势日趋挠人和紧急。众所周知，该局势有三个方面：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该政权的推行对邻国的侵略和颠覆政策。因此，南部非洲所遭受的所有弊病有个共同根源：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

安理会成员是很熟悉南部非洲爆炸性局势这三个方面的。但我仅想简单地谈一谈，强调严重影响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恶劣后果，以更好地解释是什么导致目前非统组织主席塞内加尔的迪乌夫先生阁下要求召开本次安理会。

我们今天比以往更清楚地看到已故曼加里索很早以前预言的实现。他是曼德拉忠实的伙伴。全体非洲人民是十分敬仰这位著名的战士的，他代表着反抗镇压、种族主义、非正义和暴君的象征。已故曼加里索说：

“一个制度结束始于人民拒绝维持镇压的机构”。

南非人民今天拒绝象过去那样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比勒陀利亚政权通过1985年7月宣布的紧急状态法每天都在加强镇压机器。安全部队现在可随便任意行动。

每天都有警察暴力事件发生。不是和平示威者被血腥镇压，就是学生在南非警察子弹下倒下，或是黑人运动代表领导人被无理拘捕，不经审讯就投入南非政府监狱。这些黑人所犯罪行无非就是要求能在自己国土上享受最基本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赋予全人类的。

纳米比亚是联合国行政当局管理的一片土地，仍被南非非法占领，违反了所有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南非继续加紧其回避、托辞和其它旨在推延执行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第435(1978)号决议的拖延战术。

该决议规定了两种选举过程，以便能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自由民主的选举。面对在这两种选举过程中加以选择的问题，南非政府以蔑视和傲慢的态度提出了西南非人民组织的地位问题，或所谓联合国与安理会偏袒一方的问题，要不是其幻想中的古巴军队在安哥拉这一与纳米比亚问题毫不相关的问题。看来种族隔离政权公然分割纳米比亚的危险日益增加。

因此，在无法控制其国内危机，同时又想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情况下，南非被迫将战争扩大到其边界以外。1985年11月5日，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阿卜杜·迪乌夫阁下在其发言中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南非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基础之上的。面对着由这一制度造成的危机，南非政府一方面以极端的暴力镇压南非反种族隔离的力量，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阻碍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同时又有计划地对邻近非洲国家推行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制造不稳定的政策。因此，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这只是其中几个国家——成了多次发生的侵略与破坏的受害者。”

拿安哥拉来说，南非或者是直接干预该国，制造混乱，或者利用安盟作为代理人。现在，有些人将安盟说成是民族主义者，是自由战士，这是错误的。确实，人运和安盟都曾为将殖民主义者赶出安哥拉而进行过战斗。但自安哥拉从殖民主义和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安盟已成为南非政府在安哥拉破坏稳定的工具。事实上，安盟的军队在财政、装备、训练和军事上得到了南非的支持。在这方面，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阿卜杜·迪乌夫说了下列的话：

“事实上，自安哥拉获得独立以来，安盟已逐渐成为为南非政策服务的运动。它在财政、装备、训练和运输方面得到了南非军队的支持，已成为比勒陀利亚政府的预谋政策的掩盖，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干涉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颠覆安哥拉的合法政府，侵略安哥拉人民。”

非洲各国首脑一贯表明反对这种为安盟涂脂抹粉而歪曲事实的做法。他们一贯反对那一武装运动有可能从外界得到的经济、财政或军事援助。也正是为此原因，非统组织成员国国家与政府首脑在1985年7月18到20日举行的第二十一首次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宣言，表示他们

“对美国参议院否决克拉克修正案”，

敦促美国国会

“确保否决克拉克修正案不会导致美国公开干涉安哥拉的内政。”

该宣言的第一执行段指出：

“任何政府、私人组织或政府机构向安哥拉人民的敌人直接或间接提供的财政、军事和后勤支援都将被看做是违反1970年的《关于各国间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和《联合国宪章》条款的行为。”

回顾一下非统组织第二十一届首脑会的通过的宣言中关于取缔克拉克修正案的内容是有必要的。因为，鉴于安盟所引起的作用，任何国家向该运动提供的援助都只能导致拖延和平解决南部非洲存在的许多问题。

非洲完全相信，安理会有能力对在南部非洲建立和平做出贡献。正是出于这一信念，我们才要求安理会召开本次会议，审议安理会此时此刻能够对实现这一目标做出的贡献。

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要求比勒陀利亚政府立即结束紧急状态，从黑人居住的市镇撤出军队和特别警察部队，无条件地释放尼尔逊·曼德拉和南非所有的政治犯。南非政府提出的将尼尔逊·曼德拉的命运与世界其他地方被拘留的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建议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人们心里感到混乱，必须加以坚决的反对。

安理会应要求比勒陀利亚政府立即废除其种族隔离政策，确保在没有歧视，特别是种族歧视的情况下使所有南非公民的权利的平等性得到尊重。种族隔离是不

能改革的。必须将之废除或摧毁。在这方面，安理会和国际社会不应被南非政府偶尔提出的假改革所欺骗，这些改革所宣称的目的是逐步消除种族隔离，在南非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这些所谓改革只不过是空洞的承诺，丝毫不会促使其提出者采取真正的行动，不论是就改革的内容、时间表或贯彻来说都是如此。

安理会应再次要求比勒陀利亚政府真心诚意地合作，立即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这一计划依然是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唯一的国际接受的基础。在这方面，安理会应再次给比勒陀利亚政府规定一个不可更改的期限，让其在联合国计划中规定的两种选举程序做出选择，以便立刻举行在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民主选举。

最后，安理会应要求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不要采取任何会使南部非洲的复杂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

然而，倘若南非继续拒绝听取理智的呼声，坚持其罪恶的顽固态度，安理会应在以后举行的会议上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

如果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安理会能够一致通过一个包括上述措施的决议，则安理会就没有辜负所有非洲国家对它的信任。它将因此而得到国际社会的感谢，因为它将能对在南部非洲实现和平做出宝贵的贡献。

主席：我谢谢多哥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塞内加尔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我首先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迪乌夫阁下，感谢你和安理会其它成员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

我们刚听取了多哥代表的发言，他刚刚访问了那个地区，看到了那里的动乱，种族隔离引起的苦难和纳米比亚的局势。他看到了那里的事态发展，并用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话表明了非洲国家的观点。

我要借此机会向美国人民和政府对七名美国宇航员不幸去逝表示哀悼。

在谈到议程的实质之前，我要衷心 and 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并祝你成功。 贵国以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进而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著称。 刚果还是把非洲大陆从任何形式的政治、经济或种族统治下解放出来坚定的旗手。 你具有一个成熟的外交家所具有的一切优点，安理会的工作无疑必能取得胜利。

我们也要感谢并祝贺你杰出的前任，中国常驻代表李鹿野先生。 他的温和与客观态度，使安理会上个月能够平心静气地工作。

我们再次来到安理会。 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也许会指责我们滥用安理会的耐心，使它连续开会。 但实际情况截然不同，请不要说我们纠缠不休。

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相信联合国，相信其在找到种族隔离问题的政治解决方面的能力和责任。

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当国际社会为了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复兴而实施一项广泛的规划时，一个主要障碍，即种族隔离及其后果，有可能阻挡计划的执行。

我们来到安理会，是因为一个对《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出承诺的国家拒绝贯彻它们。

我们来到安理会，是因为南非在国内外的行动无疑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最后，我们来到安理会，以使安理会能够帮助我们迫使南非的白人少数建立民主和多种族社会的基础，并加入同意纳米比亚独立的国际一致意见。 铲除种族隔离和纳米比亚完全独立是南部非洲恢复和平的基本条件。

只要我们基于道义、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之上的愿望没有实现，我们将继续来到安理会。



就在一个月前，安理会收到了莱索托对南非的控诉并通过了第580（1985）号决议，反映了安理会全体成员对在莱索托预谋和无端地杀害6个南非难民和3个莱索托公民的愤怒。安理会在同一个决议中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重申莱索托有权根据惯例，人道原则和国际主义义务，接受和庇护种族隔离的受害者。

但南非再次表明它毫不尊重安理会的决议，尽管《联合国宪章》授于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莱索托人民刚刚摆脱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强加的全面经济封锁的苦难，其借口是莱索托保护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实际上，南非的目的是要从莱索托领土上赶走南非的难民。荣幸的是，莱索托国王陛下再次重申承担对非洲的义务。

在奉行其可耻的政策时，也就是追逐、破坏、进攻和入侵邻国，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迈出了一步，企图在非洲大陆的南部强加“南非的和平”。

实际上，南非官员正式威胁要派军队进入任何准备接受南非出于战略理由而认为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积极的和破坏性的战士的国家，而我们知道，这些人是属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管辖范围的南非难民，他只是为了逃避种族隔离。

比勒陀利亚领导人的这种官方立场，证实他们选择了政治讹诈，把它当作政府政策，破坏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粗暴违反了安理会第1580（1985）号决议，该决议要求：

“所有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中不要对任何别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或以任何不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方式这样做。”

非洲再次要求国际社会承担起责任。在国际社会刚刚庆祝了国际《宪章》通过40周年的时候，一个政权如此蔑视正义和理智，继续无视全世界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良知，从而否定了安理会是不可想象的。

如没采取必要预防措施，南部非洲早就会一片混乱。事实上，莱索托之后必然是博茨瓦纳，然后可能是赞比亚及其他所有有关的邻国，因为南非有一切手段可以这样干。因此，安理会必须采取预防措施。

在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明显威胁的严峻局势面前，国际社会不能坐视旁观，或者就等于是同谋。而根据《联合国宪章》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采取预防性措施最恰当的机构；为此我们来到安理会。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转移视线的政策不会使世界公众舆论忘记真正的问题，即彻底消除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根据有关联合国决议迅速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这些是南部非洲爆炸性局势的症结所在。

主席先生，每当南部非洲紧张局势加剧，南部就赶紧提出改革建议，企图蒙骗各国政府。非洲谴责这些阴谋，非统组织现任主席迪乌夫阁下代表非洲谴责了南非共和国总统最新的建议，1986年1月31日，他在议会发言中指出：

“南非总统已宣布一些措施，主要包括：

“取消通行证，用其他身份卡代替；

“建立一个全国理事会，一个咨询机构，取代目前的总统委员会；

“释放纳尔逊·曼德拉，以取得苏联释放萨哈洛夫和数学家舍朗斯基，以及安哥拉释放在安哥拉被逮和监禁的南非上尉维纳德·都托一特。

“同我们期望造成一种对话气氛摆脱目前危机的愿望相比，这些措施再次向一切仍怀有一线希望的人们表明这一政治制度的腐朽，无力维持南非免遭一场种族与政治的爆炸，造成无法预见的后果；

“对话气氛所需要的条件依然是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结束紧急状态，完全废除反镇压种族隔离政治和社会组织的立法；在比勒陀利亚当局和南部解放运动及爱国力量代表间开始真心诚意的谈判。

“博塔总统再次肯定了他对维持和加剧南非目前局势负有重大责任。他同

其他维护、支持他的政权的人一起正把南非推向一场种族战争，破坏自由战士希望在废除种族制度之后各民族和各种利益和平共处的前景。

“博塔总统的种族主义政权向全人类的良知提出了历史性挑战，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在这一政权的问题上肩负起责任。

“在这严重的时刻，我以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身份紧急呼吁各国和各国公众舆论谴责博塔总统宣布的措施，继续向南非政府施加必要的压力，争取种族隔离的彻底废除”。

因此，非洲期待着安理会充分承担责任，坚决谴责南非、决定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经济制裁，使南部非洲最终成为和平地区，使南非成为一个多民族、平等、民主的社会，使人人都有自由。

南非政权造成无数希望和平、生活、尊严和自由的儿童和男女们受苦受难，现在是结束这一政权的时候了。

主席：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讲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赞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恩戈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贺您担任二月份安理会主席。我国代表团将同您进行毫无保留的合作，履行您崇高的职责。我们深信，以您的外交技术，您决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我祝愿您圆满成功。

我也借此机会向您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李鹿野阁下表示敬意，他干练地指导了一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来到安全理事会表达我们对南部非洲安全局势日益恶化的严重担忧，这一局势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最近，南部非洲的一些独立国家受到南非军事行动的威胁。这些国家的唯一罪过就是继续履行国际义务，爱逃离残暴的种族隔离制度，寻求和平与尊严的南部难民提供庇护，他们无法在自己出生的国土上找到和平与尊

严。作为联合国忠实的成员，我们前线国家正进行着联合国期望我们作的努力，即遵守关于难民地位的公认的公约。

南非对前线国家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来到安理会这一事实就表明威胁的严重性。我们将这一问题提交安理会，说明我们对安理会的信赖。如果南非想与邻国和平相处，我们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常来安理会。但南非不想与邻国和平相处。事实上，南非威胁并攻击邻国，违反与某些邻国达成的和平协定。南非向我们作了许多承诺，但从未履行过。

种族主义政权开始一场削弱邻国的运动，企图破坏它们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种族主义政权首先是恫吓和迫使邻国签署其不加履行的和平协议，其次是进行直接的侵略，再者就是在安哥拉支持象萨文比这样的反对派，而最近则采取经济封锁的手段。种族主义政权的活动从主要的破坏行径到摧毁住宅、医疗所、学校、桥梁、机器和设备。这个政权的目标是在这些国家造成动乱，以此来阻止被压迫者寻找适当的办法取代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希望安理会的成员能够理解南非对前线和其它国家的威胁和无端侵犯并不能解任何问题。相反，这样做只能进一步加剧复杂的局势，如果不加制止，终将会在该地区导致无端的大规模的种族流血事件。安理会也应当认识到，南非对邻国的侵略和破坏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以及受害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无法控制的事态发展的要害在于作为国家间稳定关系支柱之一的不干预它国事务的原则已经完全被种族主义南非抛在一边。

因此，安理会有义务认真地对待种族主义南非威胁和侵犯邻国的事件，因为这个政权确实狂妄之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比以往任何时候暴露得更彻底：任意拘留、流放、驱赶家庭以及宣布紧急状态，这样造成了黑人城镇有更多无辜的男女老少被残杀。这些事态发展表明今天南非已出现普遍的爆炸性骚动局面。

南部非洲局势的复杂性及其影响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南非存在着种族隔离制度；第二，种族主义南非违背国际社会的意志和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意愿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第三，南非侵略和破坏反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独立的邻国的幽灵还在。所有这些的根源在于种族隔离制度的存在，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正视这一现实。

我们真诚地相信联合国是人类的唯一希望。然而，只要联合国的会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具有使这个组织发挥有效作用的政治意愿，这个希望是能够实现的。在这一方面，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第435(1978)号决议至今还得不到执行，我们对此感到失望。更使我们失望的是，现在有人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同与第435(1978)号决议无关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曾经指出过，我们反对美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以及利用南非和萨文比之类反对派来破坏该地区前线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做法，同样，我们也坚决反对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同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联系起来。

使我们极为痛心的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大国决意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并且利用南非，通过萨文比之类的反对派来破坏该地区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稳定。萨文比先生访问美国及其受到美国政府的欢迎就说明了上述事实。这无疑是美国政府敌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行径。这的确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极为遗憾的事态发展。

由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及其侵略邻国行径对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国际社会非常有必要寻找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办法。这样做的最直接、有力与和平的方式就是通过实行经济制裁。但是，我们失望地注意到，某些国家一贯阻碍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说什么制裁将会伤害南非黑人以及经济上依赖南非的邻国。也许令人不能完全理解的是，正是那些所谓被保护不受经济制裁影响的人民随时准备作出牺牲。在他们看来，同继续被奴役，压迫以及人类生命和财产遭破坏的选择相比，制裁所带来的牺牲是可以接受的——但愿是暂时的。使我们感到

惊讶的是，也正是这些制造假象说制裁没有用的国家采取措施对古巴、波兰、尼加拉瓜和利比亚实行制裁。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制裁的作用。

我们要求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因为这是在南非实现和平变革的唯一选择。非洲国家政府无疑已经起了带头作用，而且也对南非的悲剧作出了理智的反应。人们还记得，《1969年卢萨卡宣言》提出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非暴力办法。令人遗憾的是，反应是冷淡的。因此，现在必须强调指出，要求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并不是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报复性反应，实际上，这是一种非暴力的反应，如果全面、坚决地加以实行，就能够推动国际上的一致努力，在南非的政策中实现必要的变革。

其实，南非本身也对其经济上弱小的邻国实行某种形式的制裁。因此我们坚信，对南非实行制裁是安理会能够迫使南非进行合作的唯一办法，不仅要使南非放弃其种族隔离制度，而且要使之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第435(1978)号决议，并且使之放弃在该地区进行侵略和破坏的政策。

最后，我想再次指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及其破坏政策给我们地区构成巨大威胁。种族主义政权陷于绝望，变得更加残酷，甚至威胁着要对任何庇护逃避种族隔离政权的难民的国家采取“恰当的行动”。南非所说的“恰当行动”就是指军事行动。昨天，南非还再次威胁说要袭击该地区独立的非洲国家，除非它们答应加入一个联合安全组织。国防部长马兰在国会发言中声明：

“我想呼吁邻国不要无视这一提议……否则，我们的保安部队别无他择，只得为了我们的利益对南非的敌人发动跨越边界的行动。”

但是，谁需要一个联合安全组织？当然不是前线国家，因为我们根本不想进攻南非。应该学会和邻国和平共存的恰恰是南非。

我在发言一开始指出，我们到安理会来是为了表示，我们对南非对邻国采取的态度所造成的南部非洲严重局势深感不安。除此之外，种族主义南非还挑动部落之间自相残杀，导致许多无辜人丧命。它这样做是为了巩固种族隔离制度。安理会当然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种族主义南非政权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因此，我们相信，安理会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必须审议所有威胁着南部非洲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

最后，请允许我对于干练的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在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中提出的下述建议：

“……安全理事会应该在不远的将来进行有益和一致的努力，更加充分地利用《宪章》提供的措施，解决它所面临的一个或两个主要问题。（A/40/1第7页）

我们想建议，一个问题应该是消灭种族隔离。

主席：我感谢赞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苏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比里多先生（苏丹）：首先，我谨衷心感谢安理会给我代表团今天就南部非洲局势发言的机会。主席先生，我还要就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向你和贵国代表团表示祝贺。你的政治家风度和外交经验将帮助安理会承担起它的重要责任。我还要向你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李大使表示感谢和赞赏，因为他干练和有效地领导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非洲再次到安理会上来请求它审议南部非洲正在发展的局势。我们大陆南部地区继续恶化的条件迫使我们再次到安理会上来。我们这样做证明了我们坚决承诺通过安理会开展工作，并渴望安理会履行其职责，使我们地区和整个世界摆脱这些局势的严重影响。

非洲集团并不为不得不多次向安理会求救感到高兴。然而不用说，南非的问题及其发展的各方面因素是非洲大陆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最为优先的项目之一。在安理会1985年召开的74次会议中，其中一半，即37次会议是用于审议南部非洲局势的，这就是明证。

除此之外，我们每天都从新闻稿和电视上获悉有关南非无辜的人惨遭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屠杀的消息。根据1985年2月1日《纽约时报》报道，在过去的17个月中，一共有1,100个人死于这一恐怖主义政策。

安理会不能允许对无辜人的屠杀变成家常便饭。相反，它应该通过必要的决议，消除种族隔离，确保纳米比亚独立，以此结束南部非洲的大流血。

我们听到了安理会就第一次会议四十周年和国际和平年作的声明。我不必多说南部非洲局势的严重性或对此进行有效的处理以实现国际社会的愿望和国际和平年的目标的必要性。

自从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去年7月在亚的斯亚贝巴结束以来，非洲大陆和整个国际社会一直在注视着南部非洲爆炸性的局势和反对种族隔离革命的升级。这些发展事态的广泛的范围和意义是目前国际局势中的最重要的政治现象。在过去一年中，非统组织现任主席一直在有关南部非洲发展事态方面进行着不断的努力。他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发言以及呼吁国际社会召开一次对南非进行制裁的国际大会就反映了这一点。

为此，阁下访问了非洲前线国家。自那以来，南部非洲的事件变得十分严重，特点是，比勒陀利亚加强了对邻国的破坏和对它们安全完整的威胁，这点已反映在博茨瓦纳、莱索托和安哥拉对安理会内对南非一再侵略它们的控诉当中。这些行径最近表现在比勒陀利亚政权自称有权剥夺其它国家向那些逃避炼狱一样的种族隔离政策的人提供庇护的权利。



安理会必须断然拒绝比勒陀利亚政权对邻国的阴谋和侵略行径，拒绝接受它践踏邻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借口。南非使用无理手段企图使其应该遭到坚决抵制的侵略行径合法化。安理会有义务做出决策，谴责南非，以反映国际社会是拒绝接受其对邻国的所作所为的。我们相信，如不能抵制比勒陀利亚对其邻国的活动就必然会鼓励种族主义政权坚持其侵略，严重威胁着该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安全。

南非对非洲前线国家的威胁以及侵略和讹诈不过是罪恶政权在内部镇压坚定的多数非洲人政策的延伸。这些威胁和侵略行径也反映了内部抵抗种族隔离政权的升级。这就证实南非问题是个内部问题，而不是外部问题。似乎在反抗该政权的力量在增长时，比勒陀利亚统治者们开始对邻国进行恐怖控制，不断企图使它们屈服。比勒陀利亚政权所进行的颠覆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全面军事入侵、经济讹诈、威胁、挑衅和破坏摧毁行径，以不断干涉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前线国家和其它邻国。

比勒陀利亚政权向邻国输出暴力和恐怖的过程不会解决该政权的问题。而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和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上星期五，我们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博塔总统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议会上的发言。令人遗憾的是，该发言从实质上来看没有什么新内容。它不过重申，白人少数执意要剥夺南非人民平等、公正和自由的权利。不仅如此，该发言还有一点新花样。种族隔离政权已把纳米比亚独立同外国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联系起来。该政权这次的新花样是有条件的释放战斗者曼德拉，条件就是别人也要释放其它人，包括释放一位南非参加了为摧毁安哥拉经济设施而入侵该国的军官。

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这种立场表明它对解决南非问题没有诚意，它企图破坏在国家和区域范围内解决问题的努力，而要把这一问题置于东西方冲突之中。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比勒陀利亚政权总统的发言不过表明该政权在孤立中的软弱，它在黑暗和严重危机和挑战中在挣扎这一事实。这是由于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除了军事经济抵制不断抵抗和随时准备作出牺牲的结果，是世界各国齐声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策的结果，是由于南非缺乏稳定和实行紧急状态法，因而金融界不愿解决南非问题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强内部和国际上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反对，加强对解放运动正义斗争和前线国家同南非罪恶行径和持续侵略斗争的支持。

我们一方面赞赏某些国家采取的行动和经济制裁措施，我们同时希望，这些措施能进一步扩展到包括军事、技术和经济合作领域。因为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对南非政权最有效手段以迫使它实行重大改革，使全体南非人民获得平等，使该地区获得安全和稳定。同时又除了符合《宪章》宗旨与原则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外，还支持促进国际人权和巩固人民间共存。

在此方面，我想谈到前线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代表间本星期在卢萨卡举行的会议。我诚恳地希望，该次会议能促进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努力和消除罪恶的南非种族隔离政策。

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部非洲所推行的侵略恐怖政策与种族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被占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昨天以色列战斗机对利比亚民用飞机的行动不过是一种空中强盗的野蛮行径，严重威胁着航空安全，这是以色列当局违反大会和安理会决议，违反国际法原则的公然恐怖主义行径，妄图消灭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

昨天，我国外交部长发表了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局采取的空中强盗和恐怖主义行为，要求国际社会对此行径加以谴责，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此类事件重演。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在此应当加强努力，以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挫败比勒陀利亚的各种阴谋，防止南非从其对邻国的侵略中获得好处，结束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

统治之际，萨文比对美国的访问使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增加了新的方面。在非洲国家与人民中造成了痛苦和反对的态度，因为这一访问公开地威胁到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及其合法政府的安全与稳定。1985年7月举行的第二十一届非洲首脑会议发表的声明指出了取缔克拉克修正案带来的危险，指出安哥拉的内政将开始遭到一系列的干涉。非洲首脑会议的这一声明明确指出，这违背了1970年联合国关于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宣言。该声明还指出，美国政府、私人组织或政府机构直接或间接提供的任何军事、财政或其他援助都将违背《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将构成对非统组织的侵略行为和对安哥拉的内政的公然干涉。萨文比的访问证明了非统组织国家与政府首脑发表的声明是何等正确。

在这方面，我将引证一下戴维·D·纽逊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就有可能向萨文比提供的援助所写的文章：

“那些反对援助萨文比的人认为，安哥拉问题只是一系列涉及到南非、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的黑人‘前线’国家的复杂问题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美国提供此类援助，有可能在国内外付出高昂的代价。毫无疑问，来自美国的援助不断增多将导致苏联为安哥拉做出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努力。目前通过谈判寻求解决的前景将更暗淡而不是更加光明。帮助萨文比在该地区肯定将被看做是支持南非的目标。目前并非美国增加其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支持的时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5年11月7日）

南部非洲已开始吹起自由之风；阻止它是不可能的。不论道路多么漫长，牺牲多大。这显然是前美国国防部长和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观点。他在自南非返美后写道：

“根本变革的进程已经开始。这一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将继续下去，直到黑人同白人分享政治权利……南非黑人举行的民族主义斗争取得成功至多会推迟——这要带来巨大的代价——而显然决不会永远无法实现。

“最后的战线尚未在南非划出。在没有持续的大规模暴力的情况下进行根本的政治变革仍有可能。

“但时间越来越少，选择也越来越少。”（《纽约时报》，1985年8月14日）

我希望我们都还记得图图主教上个月在纪念马丁·路德·金博士诞辰时所说的明确坦率的话。他怀着一个革命者的信念和真诚说，南非人民将取得胜利。他几乎已可以看到在他的祖国上空即将出现的自由与胜利的曙光。他说，当他们庆祝自己的胜利和自由时，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会感激地记住那些在他们的战斗、斗争和牺牲中支持和帮助他们的人们。

我们希望，南部非洲人民也会以感激的心情记住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

主席：我感谢苏丹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南非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旁的座位就坐并发言。

冯·希恩丁先生（南非）：我代表南非代表团，祝贺主席先生担任本月份主席。当1月31日南非国家总统在议会为了南非的未来，实际上是整个南部非洲的未来，提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建议之后，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南非局势是不奇怪的。

奇怪然而不幸完全可以预料的是，这次会议的提倡者再次要求召开会议的目的是为了继续与南非进行毫无意义的争斗，不顾他们不负责任的行动将会给该区域人民带来的后果，完全看不到真正的现实。

但国际社会不会永远受骗，尽管我们的反对者用尽手段，尽管他们造谣和颠倒是非，尽管他们老调重弹，真理却开始被理解，这不正是他们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理由？用安理会来掩盖真象不是一个绝妙的策略！这样来打击南非，替自己遮丑不是很方便吗？

现在开这次会议是完全不应该的。这个闹剧嘲弄了指导安全理事会活动的原则，其中首先就是要促进建立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今天上午多哥、塞内加尔、赞比亚和苏丹代表的发言充分证明了这种假象的虚伪性。

1月31日博塔总统发言的中心正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目标。让我例举一下博塔总统任职以来在南非进行的一些重要的改革。首先，制定了全面的黑人工会权利；承认城市黑人的长期居住权；为城市黑人制定了拥有产业的自由；制定了黑人商业权利；取消了禁止政治参与法和通婚法，以及不道德法的某些条款。此外，博塔总统重申，任何南非人都不会被剥夺充分的政治权利，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选举的领导参加政府和南非的未来。

这些难道是批评我们要世界相信的表面改革？尽管开支巨大，博塔总统保证政府致力于全体人民的平等教育，这难道是表面改革？今年7月1日要取消所谓的通行证制度难道是表面改革？

此外，博塔总统为进一步的立法改革规定了范围，提出了一些原则。我引证：

“我们接受统一的南非共和国内所有的区域和社区组成南非国家的一部分，在经过集体谈判后有权参加各个机构。

“我们相信法律的主权性为保护个人与集团的根本权利的基础。

“我们相信所有人的尊严、生命、自由和财产必须受到保护，不分肤色、种族、信条或宗教。

“我们相信必须谈判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制度，必须满足南非各社区的所有合法的政治愿望。

“所有南非人都必须能够通过自己的选举代表参加政府。”

总统最后说：

“我们已经超越了过时的殖民宗主制度和种族隔离制度”。

这些不是什么空头支票。这是具有改革精神的总统的宣言。例如，博塔总统宣布，他愿意进行谈判，建立一个全国立法委员会，在共同同意的宪法机构建立起来以前，审议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提议中的有关这些问题的立法，并提出咨询意见。总统建议该委员会的成员由南非政府代表和自治政权的代表、其它黑人社区的领导和利益集团组成。这是表面改革？相反，这显然是在南非进行制度化分享权利的开始。

正如博塔总统指出的那样，我们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我们没有现成的榜样，但我们决心接受这些挑战。

至于国际关系，博塔总统重申南非致力于通过合作与谈判进行国际共存，特别是在南部非洲。但他也强调，只要各国存心庇佑策划和执行对邻国恐怖行动的人，我们区域就不会有和平与稳定。他重申，至于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只要达成古巴撤出安哥拉的协定，我们准备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博塔总统用全面的措辞，再次向邻国伸出友谊之手，希望本区域各国政府对我们的和平与稳定的共同愿望作出具体的表现。这应当包括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本区域，和平解决争端，在共同问题上进行区域合作，明确禁止支持越边界的暴力。更具体地说，总统建议建立一个共同的永久机构，处理安全问题，特别是威胁次大陆和平与繁荣的问题。

我刚才说博塔总统的发言对南非和所有南部非洲人民的历史意义。我们历史上历届南非政府从未作出如此意义深远的重大决定。但博塔总统预见的向新时代的过渡只能通过谈判实现，不是暴力。如果安理会希望对此作出积极的贡献，最好的方法是鼓励南非人民为了建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政治机构进行谈判，而不是通过消极的决议。

这就是博塔总统讲话的实质，南非政府的政府。威胁进行制裁和采取其他惩罚性措施是无济于事的。南非再次伸出友谊之手，重申决心进行国内改革、与邻国和平共处。

与此截然相反，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布计划加强在南非的暴力与恐怖运动。安理会成员现在是否应该谴责这种暴力？或容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谋杀队杀害无辜男女、儿童，可是它却坐着讨论一项新的决议谴责南非？南非社会一切负责的领导人都对这种暴力行径表示憎恨，而安理会却保持沉默。

尽管如此，还是让我较乐观地结束发言。

尽管南非在安理会遭到种种咒骂，我依然希望人们能正确认识、接受博塔总统的讲话，讲话是对在同全体南非人民进行合作与充分磋商的基础上，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对南非社会进行改造的承诺与真诚的保证。我们希望与邻国和平相处，尽我们最大的能力与它们合作，提供帮助。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希望，安理会如果真正关心南部非洲人民的利益，应给予这些目标应有的支持。我们坚定不移地决心分享政治权利。我们决心调解和接受不同的条件，我们决不背离我们的道路。

让我最后以博塔总统的一句话结束：“我知道，有人说我应该走得更远。让这些人放心，我会继续走下去的。改革的车轮已经运转。”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鲁姆扎纳先生，安理会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鲁姆扎纳先生：主席先生，我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战士、代表南非被压迫、斗争的男女老少和他们的革命军队，向您和各代表团表达我们最热烈的问候。

主席先生，我也借此机会祝贺您主持二月份安理会的工作。刚果一贯站在争取非洲彻底解放和世界和平与自由斗争的前列。作为刚果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以及由于您杰出地服务于贵国争取上述崇高理想的事业的经历，我深信您一定能领导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还要热烈感谢和祝贺您杰出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他在任职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工作。

主席先生，我还要通过您感谢安理会让我们发言。

这里，我希望通过美国代表团，向美国人民，特别是在最近的“挑战号”航空梭悲剧中牺牲人们的亲友表达我们的哀悼。

大家刚才目睹了种族隔离代表对我们大家的污辱及其蛮横的态度。安理会一定同我一样认为，回答这种挑衅等于抬举它。因此，我有想在此指出，1月31日，种族隔离国家的首脑再次故计重演，发表了一堆废话。如果说博塔的所作所为有任何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使我国在黑暗中越陷越深。只有在这一意义上博塔的讲话才有深远意义。

我们多次指出，少数几个十分强大的西方国家明显地不愿同一起对种族隔离制度采取坚决行动，这必然鼓励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加紧迫害南非、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及更大范围的人民的罪恶。

在此期间，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实行恐怖，企图扑灭他们自由的愿望。然而，尽管实行广泛的种族隔离国家恐怖主义，尽管不经审判成千地逮捕、拘留，尽管去年，特别是实施紧急法以来，一千多名男女和儿童被杀害，尽管他们一手炮制叛国罪的审判，南非人民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通过各条战线的团结行动，继续加强争取一个自由、统一、非种族和民主的南非的斗争。随着他们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打击，不断削弱种族主义政权进行非法统治的实力，比勒陀利亚的恐怖主义分子开始更残暴的盲目镇压。这种镇压的弱点是其盲目性。种族主义政权故意视而不见一个历史事实：334年的外国统治、白人少数统治及种族隔离政策已使我们人民看到，无论付出多高代价，自由比什么都珍贵。一句话，比勒陀利亚政权不愿看到，没有东西能够公正、持久地取代自由，不愿承认，种族隔离制度，特别是这一制度的固执，是南非、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的根本问题，拒不认识，用军事实力进行统治只能加剧问题，使整个南部非洲陷入一场血腥灾难，造成全球影响。



在阻止我们全面解放斗争前进的最严厉的国家镇压和恐怖主义的活动失损之后，比勒陀利亚刽子手现在又在加紧活动企图在南部非洲整个地区强加一种种族隔离式的和平，寻求法西斯主义的生存空间。1986年1月31日，博塔在种族主义南非共和国第八届议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指出：

“我再次向我们的邻邦伸出友谊之手。让我们就指导邻国间行为的具体规则，也就是所有文明国家履行的规则达成一项协议。这些规则包括外国军队从该地区撤出、和平解决争端、就共同的问题进行区域间合作，明确禁止对跨国国家边界暴力的支持，以及该区域的相互容忍”。

博塔还接着说：

“如果南非共和国的这一提议被忽视或遭拒绝，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有效的自卫措施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不受威胁。”

博塔非常典型地颠倒事实，并且以此作为威胁向邻国进行更多侵略的借口。然而，事实仍然是清楚的：种族隔离制度是根本的问题，它威胁和平与安全，阻碍进步，并且反对南部非洲的自由。如果说种族隔离制度面临威胁，那是因为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正在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因此，从定义上来说，这种威胁是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

此外，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通过经常性的暗杀活动直接地，或者通过其不同的雇佣军匪帮间接地，应当对所有跨边界的暴力以及非法军事占领纳米比亚和其它国家的部分地区负全部责任，目前这个政权还以同样的方式占领黑人城镇，对我们的人民发动战争。

如果比勒陀利亚刽子手真的“愿意”对邻国摇动和平的橄榄枝，那么他们首先应当对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有所表示。相反，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对我们的人民造成了死难、破坏和各种各样的悲伤。

博塔向邻国提议的用心很清楚：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企图通过加紧军事侵

略的行径，不断加强的经济讹诈和破坏以及日益增加的政治颠覆，进一步加紧破坏邻国的稳定。比勒陀利亚政权企图使这些国家遭受这种厄运，仅仅因为它们坚定地致力于履行自己对国际法的义务，保护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受害者。可以肯定，比勒陀利亚的行径是对国际法本身的攻击。

根据国际法，根据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神圣原则，根据国家自决的权利，根据和平、自由和进步，绝不应当允许种族隔离制度存在下去。国际社会应该发出共同的呼声，通过联合国这个最高机构毫不含糊地警告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种族隔离制度对纳米比亚、南非前线国家以及其它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不能逍遥法外。

在这个时刻，非洲人国民大会希望向坚持原则，勇敢地致力于自由和支持国际法的南部非洲所有国家致意。我们重申我们同这些国家的战斗团结，并且保证我们将尽早摧毁种族隔离制度，来纪念他们作出的勇敢牺牲。

最后，我们重申我们声援兄弟的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的斗争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的斗争。我们也声援全世界各地为争取一个自由、公正、和平、富裕和繁荣的未来而斗争的所有人民。

主席：我感谢鲁姆扎纳先生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多哥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库阿西先生（多哥）：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谈到捏造、虚伪、歪曲事实和无根据的小题大作。他用这些字眼来描绘安理会的这次会议。我认为，我国代表团以及今天上午发言的其它非洲国家代表已经充分地阐明了我们要求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的理由。

这位代表还谈到了博塔先生最近的演说，并且强调了他上台以来取得的成就。但是，尽管博塔先生及其代表有生动的想象力，但国际社会绝不会上当受骗。通过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发出自己声音的国际社会已经通过了许多决议，谴责南非推行种

族隔离政策，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侵略邻国。

南非通过其代表的发言，再次向我们提供了证据，表明南非继续对理智的呼声充耳不闻的顽固态度。

主席：这次会议已经没有其它人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将在明天2月6日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举行下一次会议继续审议我们议程上的项目。

下午1点30分散会